



华中语学论库 第四辑

◎ 邢福义 主编

明清曲韵书研究

陈 宁 著

华中语学论库(第四辑)

邢福义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曲韵书语音研究”

(11YJC740010)资助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MíngQīng Qǔ Yùn Shū Yán Jiū

明清曲韵书研究

陈 宁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曲韵书研究/陈宁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华中语学论库)

ISBN 978-7-5622-6039-4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散曲—韵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21 ②H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342 号

明清曲韵书研究

作者:陈 宁◎

责任编辑:肖绪旭 刘晓嘉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0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1.25

版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4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一

邢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语言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和能量。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中国语言学事业有所推动,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作为专用名称,这里的“语学”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近期的15年时间里以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为重点。“语学论库”,这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如果将来主客观条件具备,在研究范围上可以不断扩大,在研究时间上可以无限延展,在研究队伍上可以辈辈交接,代代传承。“华中”一词,既跟研究队伍的华中群体相关,又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相关。

汉语语言学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特别是《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语言学沿着“创业——拓新——发展”的轨道不断推进。目前,汉语语言学所统括的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用学等学科,都已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喜人局面。

但是,初步繁荣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对于语言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来说,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派或流派是否已经形成。在这一点上,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的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著名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和“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瘦硬”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然而,汉语语言学的各门学科,即使是其中发展

速度最快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任何标志,距离真正成熟实际上还十分遥远。

当今的汉语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是互补互促而又互成因果的两个问题。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一门学科不可能是成熟的。而理论和方法的创建,是学者们长期深入研究的成果,是有效地进行群体性思考、独立性思考和开拓性思考的结晶。因此,必然带有鲜明的个性,带有学派的印记,反映一派学者的思想体系、研究特点和总体成就。另一方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之所以至今尚未成熟,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尚未创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事实的了解基本上仍然处于朦胧的状态。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上。因此,应该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不然,我国的汉语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就可能永远处于附庸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有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时候。

学术派别的产生,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特定的学术领地,提示标志性的理论和主张;第二,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三,有良好的学风,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队伍。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的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点,但是,顶多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某些派别意识,或者顶多只能说预示了某种派别意识的萌芽。汉语语言学的真正成熟,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有赖于众多的学者群策群力,更有赖于一辈一辈的学者发扬愚公移山的接力精神。我们华中研究群体人数很少,力量单薄,起点不高,功力不足,对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愿意跟在前辈学者的后头,跟在全国各地学者的后头,尽心竭力地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把建设富于特色的汉语语言学比作建筑一座大厦,那么,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便是想为这座大厦的建筑献上几根钢筋几块石头。通过参加大厦的建筑,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受到训练,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各部著作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但我们希望,在出版了以上二十部之后可以看到研究风格上的某些特色和理论方法上的某种网络。

“华中语学论库”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年初,出版社社长朱峰先生和中文编辑室主任陈昌恒先生到我家,鼓励我牵头编写一套关于汉语语言学的丛书,要我拟订一个初步的计划。不久之后,新上任的总编辑王先霈先生了解了有关情况,立即审定计划,并且从内容到选题都提出了好些中肯的意见。他们为发展学术事业所作的决策,他们在出版事业上的决心、魄力和历史责任感,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华中语言研究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极为有力的鞭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贵在努力,贵在坚持!

1996年5月4日

序 二

耿振生

明清时期官韵以外的韵书被分为“小学派”和“曲韵派”。小学派韵书以训蒙为主要目的,服务于识字知音,跟现实语言的联系更为紧密,富有与时俱进的精神。曲韵派韵书的主要编纂目的是指导戏曲的声腔运用,服务于艺术语言,积代因循的色彩比较明显。由于这种差别,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汉语近代音研究中,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小学派韵书。然而戏曲语言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语言,曲韵派韵书的演进在看似少变的外壳之下,内涵也是变动不居的,它们不断掺进活语言的因素,也包含了丰富的汉语语音史信息。它们在语音史上的用处逐渐被汉语史学者所重视,因此也就成为汉语史学者的研究对象。近二三十年来关于曲韵书的研究日渐繁荣,获得不少成果,但是这种研究较多的是针对一两种书,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尚属少见。陈宁的这本《明清曲韵书研究》,研究了从明初到清末的曲韵派韵书,努力做到穷尽性地占有资料,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刻剖析它们的内容,是有广度和深度的一部研究成果,兼有创新性和集成性的双重意义。

对几百年间一系列韵书的综合研究,大量的工夫要用在比较上,既要比曲韵派各种韵书之间的异同,也要跟其他文献进行比较,以发现历代传承和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进行宏观比较而能不失于浮泛,前提是将所有研究对象的内容细节都作一番透彻完备的分析。对于明清曲韵书来说,元代北曲韵书奠定的十九部是大的框架,是外在部分;内在的细节则有各书的注音(反切、直音等)、小韵收字、韵字归属等,唯有明晰了这些细节,才能够作全面的比较和总体上的评判。本书作者在细节研究上做到了深入而全面。面对十部容量不算小的韵书,逐字、逐音地分析了韵字增减和音韵地位的差别,结合多种参照物论证了这些差别的形成原因,发掘出每部书潜藏着的个性特点。举例而言,有的书里边某些字的反切体现出的读音就跟它的归部、归小韵不同,实际构成两个

系统；在声母是否存浊、声调是否分阴阳等问题上，有表象和实质的不一致之处。在我看来，这项对象庞大复杂、操作繁琐复杂的工作，做得还称得上圆满。以充分的细节研究作基础，再从宏观角度进行广泛比较，给每一部书、书里的每一个特点、韵书作者的每一种特殊做法来准确地定性定位，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由此我们对曲韵书系列里的每部著作有更清晰准确的认识，对几百年间曲韵派的基本特点（如兼存北音、南音、雅音，有南化趋势而非纯粹南音等）和演进脉络有更好的总体把握。

曲韵书的实用价值早就弱化了，现代音韵学者研究这些韵书的着眼点在于语音内容，而利用古籍研究语音史的必要程序还有文献学的考证，研究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系列韵书尤其如此。本书的研究以音系为重心的，同时在文献考证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成绩。通常需要做的如对韵书版本的异同优劣、作者的生平经历、成书年代等问题的考证，陈宁都没有满足于前人成说，而有独到的考察，如从文集等著作中发现了一些与曲韵家生平相关的资料，补充新的线索，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前文所言，20世纪中期以前，音韵学界关注曲韵书较少，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都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出现的，可以用流行语称之为“前沿”。本书作为综合性研究课题，不仅要研究曲韵书，还必然要广泛参照以往的成果；实际上不仅仅是参照，还要在新的起点上加以审视、思索，从而斟酌判别，抉择去取。针对同一部古书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甚至重大问题上出现不同的结论、观点，是常见的事情。研究《切韵》者如此，研究《中原音韵》者如此，研究明清曲韵书的状况也不例外。古人讲究做学问要“淹博”、“精审”、“识断”，“识断”的水平高低，取决于作者的研究深入程度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陈宁这本书里大量引述了前贤的多种结论和观点，有的要说明导致分歧的原因，判定优劣；有的要重新审视，提出新的看法。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客观公允，求真务实，也反映出精研覃思的功夫。

本书的基础是陈宁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几年的加工、修订、增补后出版，是一个付出长期辛勤劳动和积累思考的产品。作为进入学术领域不久的新人，处在学术事业的初始阶段，这部书可算作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就。我更希望这是一个开端，以后拿出更多的好成果问世。

2013年2月22日于京郊安宁庄

序 三

孙玉文

陈宁同志《明清曲韵书研究》一书本是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于2008年顺利通过答辩。当时我在韩国讲学,回国后得知,答辩委员会高度肯定《明清曲韵书研究》,认为它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2010年,该文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三等奖。时间又过去了几年,陈宁同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毫不松懈,继续切之磋之,琢之磨之,努力完善书稿。如今,《明清曲韵书研究》一书蒙邢福义、汪国胜先生提携,纳入“华中语学论库”,即将付梓。陈宁同志从武汉快递来书稿,嘱我写一篇序。

《明清曲韵书研究》以《琼林雅韵》、《词林韵释》、《中州音韵》、《中州全韵》、《诗词通韵》、《音韵须知》、《曲韵骊珠》、《中州音韵辑要》、《新订中州全韵》等九部明清时代的曲韵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在博士论文中,选题可谓大矣。对每部韵书,《明清曲韵书研究》都比较充分地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在发掘和掌握前人忽略或未曾寓目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一一考订作者生平、成书年代、版本体例及各版本的异同优劣等,多出新见,也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偏差,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

明清时代的曲韵书,对于《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中原音韵》都有继承关系,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受时空的影响,反映后起语音现象的趋新的一面。《明清曲韵书研究》除了沿用既往音类比较的方法,还深入钻研原著,根据原著的内容和体例巧妙地提炼和设计具体的方法,对每部韵书,都深入分析其韵字和注音,仔细考察《中原音韵》以来各曲韵书的韵字增减和小韵安排等多方面的差异,科学合理地分辨出其中存古的语音框架和趋新的时音表现,剥离出其中所反映的时音成分和明清时的吴地方音成分,揭示语音演变的线索。

在相当细密的个案考察基础上,《明清曲韵书研究》对《中原音韵》和

明清时代的九部曲韵书的传递和演进作了历史的分析,阐述了曲韵书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而且能从对比之中帮助读者了解各曲韵书的音系性质及语音特点。又站在近代音史的立场上,比较十部曲韵书的语音差异,多方面揭示了产生差异的缘由,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见解。例如作者得出,明清曲韵书有从原来纯粹的北方音到后来不但同官话的演进同步,而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南化的现象,其中的南方方音,主体是具有一些吴语特征的南方官话,主要体现在声母和声调上。再如《中原音韵》萧豪部,一等和二等还存在一些对立。但是当时有的方言已经相混得很厉害,所以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加以分辨:“包有褒,饱有保,爆有抱。”陈宁同志继续综合考察,得出:豪肴唇牙喉的相混最先是在上去声,以及派入阴声的入声,其次是在 p、k、k'、Ø 声母中,最后在擦音 x、f 中。各地速度不一,明朱权《琼林雅韵》(1398)“饱(二等)宝保堡葆钹禄(一等)”同小韵,表明唇音二等韵正在与一等韵相混。明王文璧《中州音韵》(1503)、明范善溱《中州全韵》(1631)、沈乘麀《曲韵骊珠》(1746)、王鵷《中州音韵辑要》(1781)豪肴已相混,同于今普通话。再如“睿”本是喻四,后来读日母,作者得出:这种变化至晚《琼林雅韵》时代已经完成,因为《琼林雅韵》中,“睿”已经和“锐洩蛭芮”同音了。这种对汉语语音史有价值的研究,《明清曲韵书研究》所在多有。

曲韵书是建立汉语语音史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利用曲韵书研究汉语语音史,就是利用汉字记录的文献资料来研究汉语语音的变迁。这是中国语言学的优势。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从事科学研究。我曾经讲过,中国语言学有六大优势:

(1)中国有三千年以来从不间断的大量文献,主要是用汉语记录的。文献之多、时间之长、反映语言现象之复杂,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利用这些文献,可以全方位地提升人类语言研究的水平,获得大量新知。

(2)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跟西方等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字体系不同,这对认识语言、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会提供许多独特的视角。

(3)中国境内有许多种不同的语言,包括汉藏诸语言、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还有一些系属不明的语言。在历史上,汉藏诸语言的汉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中国境内的这些语言对研究语言的分化、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有着独特的价值。

(4)汉语是所谓的分析语的典型代表,又有大量的方言。方言之分

歧,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汉语长久以来就有共同语,也存在着方言分歧。这对研究民族共同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5)中国语言研究有着悠久而独特的传统,有独特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视角,继承这个传统、概念体系、研究视角,必将丰富人类的语言研究。

(6)中国的语言研究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注重吸收其他文明语言研究的成果,有自己的一套吸收方式。总结中国语言学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外国语言学吸收的经验和教训,这对研究语言学史有独特的价值。

这里特别要提到汉字和汉语历史文献材料对于发展中国语言学的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吸收欧美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从而发展了中国的语言学。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拾人牙慧而缺乏反思的流弊,同样值得我们警醒。其中有一点,就是有人将口语的研究和书面语的研究对立起来,贬低汉字和汉语历史文献资料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贬低文字和书面语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这种做法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那里已露端倪。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廓清迷雾,独开风气,提出一系列语言学的新观点,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认为:文字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表现语言,语言学的对象不是由书写的词语和口说的词语的结合来规定的,它仅仅是由后者构成的。由于书写的词语与它所代表的口说的词语非常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由此他认为这造成了人们的一些错觉,从而批评把声音符号的表现看得和符号本身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做法。索绪尔忽视了,文字记录的语言并不只是被动地反映口语。事实上,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有了文字所记录的书面语在时空上的传播,人类的知识才得以很好地积累,语言符号的数量才会成倍成倍地增加和有效地存储,人们的思维也日趋精密,才有了众多的发明创造。书面文献带来语言符号的剧增及有效保存,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

我这里以汉语双音节词的语音构成为例来谈这个问题。凡叠音词都用同一个汉字来记录。所谓叠音词,是两个音节读音相同的词,有时候两个音节结合在一起才代表一个语素(如“猩猩、关关”),有时候是两个等义语素的结合(如“青青、稍稍”);这种类型的双音词在汉语双音词格局中数量极为有限。除此之外的双音节词,都可归入非叠音词。数量

巨大,其中合成词占绝对优势。这些非叠音词,基本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我曾经统计过《辞源》到《现代汉语词典》等多部古今词典的双音节词,连同重复的也计算在内,大约有15万个,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语音上,非叠音词两个音节读音都不同,例外(如“仁人”)十分罕见。可见人们在创造多音节词的过程中,一般要将非叠音词的两个音节在语音上区分开。在双音节词的演变过程中,一般也要维持非叠音词两个音节语音上的差别。这说明,语言的使用者在创制和沿用双音节词的过程中,大体上都得注意将两个音节的语音区别开来,这无疑会决定汉语语音的演变方向。再看从甲骨文至今的语法构造,凡是最小层次的组合,最小的组合成分之间一般也是维持语音的对立。像“把门开开(=把门打开)”的“开开”,极为罕见。可见语音对语法构造有重大影响。既然词汇的发达跟用文字记录的书面语的积累与传承有莫大关系,而这又必然深刻影响汉语共时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因此将文字和文字记录的书面语的研究排除出语言学,是不能解释清楚语言的共时系统的,也是不明智的。

是的,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不能说明口语研究最重要,文字和书面语言就不重要。如同地球是在宇宙中产生的,不能说明宇宙研究最重要,地球研究不重要,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但要研究书面语源头的口语,更要研究将人类带入文明社会的文字以及用文字记录的书面语,两种研究不存在轩轻,不能厚此薄彼。深入钻研汉语历代的文献资料,是时代的需要。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陈宁同志《明清曲韵书研究》不尚空言,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将自己的双脚稳稳地站在文献材料上,深入钻研明清时代的曲韵书,上挂下连,旁及现代方言,因此真正有所斩获,能做到自主创新。

《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中原音韵》是我国曲韵书的开山之作。20世纪,海内外学者主要通过《中原音韵》建立北音学,从而顺利地搭建了汉语语音史的框架,厥功至伟,影响甚巨。但是对于明清时代的曲韵书,学术界投入的精力还很有限。有些曲韵书少有人涉足,即使是曾经涉足的,也有不少分歧意见。研究明清曲韵书的音系,极有难度,需要有人知

难而上,达到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研究境地。

学术的大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不断有人务难以求真,钩深以致远,攻克一个一个的难关。学术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清代学术昌明,其成功之因之一,在于不断解决疑难问题。江慎修、戴东原都将为学之难分析为“淹博”、“识断”、“精审”三个方面,但都肯定为学要攻克难关。阮云台《拟国史儒林传序》批评清代学术末流之所以成为末流,其中一蔽就是“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又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中肯定清朝“儒学笃实”的表现,在于“务为其难,务求其是”。王介甫在《游褒禅山记》中不无感慨地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借这段话来说明“务难以求真,钩深以致远”的重要性和学术境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陈宁同志《明清曲韵书研究》不仅对明清九部曲韵书的每一部做微观细致的精确刻画,而且还从宏观上仔细比较其异同、源流,难度是很大的,其用力之勤,用心之深,可想而知。由于他不畏艰难,奋力跋涉,因此所得较多,颇令人惬意称意,对于汉语语音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都具有学术价值。

陈宁,山东人,为人忠厚,好学笃实,深得师友嘉评。当今社会,诱惑良多,学术腐败横行,弄虚作假猖獗,“求真务实”的科学追求在少数人那里,只是微名以求利的一件装饰品,有良知的学人对当今真正的学术成果每有“持以盖酱”之喟叹。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卷七,曾经采取对比的手段批评明末清初一般学人的追求,表明自己的治学态度,“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唯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今天的某些学者不是也“无非为利”吗?惟有矢志追求真理、以振兴中华学术为己任、甘坐冷板凳者才能真正有大的建树。我相信陈宁同志不会停下探索的步伐,也相信他会继续努力,在汉语史的广阔海洋里弄潮,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勉励! 勉励!

2013年除夕日书于京西五道口嘉园之天趣斋

目 录

序 一	刑福义(1)
序 二	耿振生(1)
序 三	孙玉文(1)
绪 论	(1)
第一章 元明清曲韵书综论	(13)
1.1 元明清曲韵书的传承与演化	(13)
1.2 元明清十部曲韵书语音比较	(18)
1.3 明清六部曲韵书反切特点比较	(30)
1.4 音系性质的讨论	(31)
第二章 琼林雅韵	(36)
2.1 朱权生平、版本考略	(36)
2.2 研究述评	(38)
2.3 音系	(45)
第三章 词林韵释	(57)
3.1 陈铎生平、版本考略	(57)
3.2 研究述评	(60)
3.3 音系	(65)
3.4 分部考察	(71)
第四章 中州音韵	(82)
4.1 王文璧生平、版本考略	(82)
4.2 研究述评	(86)
4.3 音系	(91)
第五章 中州全韵	(113)
5.1 范善溱生平、版本考略	(113)
5.2 研究述评	(115)
5.3 音系	(117)
附录:《中州全韵》被切字、反切下字系联	(129)

第六章 诗词通韵	(139)
6.1 朴隐子考证	(139)
6.2 研究述评	(142)
6.3 反切特点的总结和比较	(144)
6.4 音系	(154)
第七章 音韵须知	(171)
7.1 李书云生平、版本体例	(171)
7.2 研究述评	(176)
7.3 音系	(177)
第八章 曲韵骊珠	(197)
8.1 沈乘麀生平、版本考略	(197)
8.2 研究述评	(202)
8.3 音系	(208)
8.4 《曲韵骊珠》按语分析	(234)
附录:《曲韵骊珠》反切上、下字表	(245)
第九章 中州音韵辑要	(255)
9.1 王鹄生平、版本考略	(255)
9.2 研究述评	(261)
9.3 音系	(264)
附录:《中州音韵辑要》、《诗词通韵》中州音表	(277)
第十章 新订中州全韵	(280)
10.1 周昂生平、版本体例	(280)
10.2 研究述评	(285)
10.3 音系	(287)
参考文献	(306)
(一)明清曲韵书研究论著目录	(306)
(二)其它参考文献	(313)
附 录	(320)
1. 罗常培绘“中原音韵派韵书”系统表	(320)
2. 元明清曲韵书韵目对照表	(321)
3. 明清曲韵书小韵数收字数统计表	(322)
后 记	(325)

绪 论

一、研究概况

《中原音韵》的研究,自近代以来,蔚然成风。北音学成为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主要研究《中原音韵》,也兼及受其影响的一系列裔派韵书,可以说是一部“中原音韵派”韵书的源流简史。他认为《洪武正韵》是《中原音韵》与明清“中原音韵派”诸韵书的过渡桥。《洪武正韵》以后的韵书,分作两派,一为曲韵派,有《琼林雅韵》、棗斐轩《词林韵释》、《中州音韵》、《中州全韵》、《曲韵骊珠》、《中州音韵辑要》、《新订中州音韵》。一为小学派,有兰茂《韵略易通》、本悟《韵略易通》、毕拱辰《韵略汇通》、樊腾凤《五方元音》^①。两派都受到《中原音韵》的影响,但是主旨不同,面目各异。曲韵派是应戏曲创作的要求而作,编者都是江浙一带人^②,南化,具体说是吴语化的程度一部比一部深,在声母和声调方面最为明显。在韵部上则大体墨守《中原音韵》。小学派以训蒙识字易学为目的,编者都是北人^③,追随北方话的口语实际,在声母、韵部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动。

时至今日,赵荫棠所分的两派,音韵学界的研究状况是不平衡的。总体来说,小学派的韵书,人们比较重视,研究兴趣很大,大概每部韵书都有相应的研究专著。对曲韵派韵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一些。当前国内外明清曲韵书的研究成果统计,可用下表

① 罗常培先生 1935 年在《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中据此画出一个系统表,见本书附录 1。

② 朱权、陈铎为南京人,王文璧吴兴人,范善溱嘉定人居苏州,沈乘麐太仓人,王鵷昆山人,周昂常熟人。

③ 兰茂、本悟虽为云南人,明代大量北方移民进入云南,实属官话区。毕拱辰山东掖县人,樊腾凤河北隆尧人。

来概览^①：“/”前是论著总数，后是其中的专著数。专著包括硕、博论文和索引）

表 0-1 明清十部曲韵书研究论著统计表（截止于 2012 年底）

年代 \ 书名	琼林雅韵	词林韵释	中州音韵	叶本中原音韵	中州全韵	诗词通韵	音韵须知	曲韵骊珠	中州音韵辑要	新订中州全韵	合计
30—40 年代	1	2	6					1/1			10/1
60—70 年代			1					2/2			3/2
80 年代	3	1/1	8/3	1	1	2	1			1	18/4
90 年代	6/1	3	11			1/1	2/1	1	5		29/3
2000—2012 年	2	8/2	11/5	1/1	6/1	1/1		7/3	3	5/1	44/14
合计	12/1	14/3	37/8	2/1	7/1	4/2	3/1	11/6	8	6/1	104/24

曲韵书的研究是有一定基础的。截止于 2012 年底，专门研究明清曲韵书的论著共有 104 种，其中 80 种是期刊论文，24 种是专著。曲韵书的研究发端于 1930 年代，之后缓慢发展，至 1980 年代开始加速，近三十年间成果丰硕，呈蓬勃发展之势。每部曲韵书都有研究论文，除了《中州音韵辑要》，都有至少一本专著。但是对各本韵书的研究程度是不平衡的。研究最早、成果最多的是《中州音韵》，1930 年代便有研究，至今有 37 种，专著有 8 种。研究较晚，成果较少的是叶以震校本《中原音韵》、《音韵须知》，1980 年代才起步，至今合计也不过 5 种。成果在 10 种以上的有四部，5 种以下的有三部。有的韵书国内尚无全面研究的专著；有的韵书虽有专著，但仅有一家，其中有些还是尚未公开发表的硕、博论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有 27 种，涉及 8 种曲韵书；台湾学者的成果有 10 种，涉及 3 种曲韵书。

就研究范围上看，绝大多数论著都是以一部韵书为限，对多部韵书加以综合比较研究的作法不多见。许多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还有很大的探讨余地。曲韵书的研究现状，提示我们：也许是该把这一系列韵

^① 详情见参考文献（一）“明清曲韵书研究论著目录”。表 0-1 中只统计研究曲韵书的专文专著，不以曲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论及曲韵书的论著如赵荫棠先生《〈中原音韵〉研究》、宁忌浮先生《汉语韵书史》（明代卷）等未曾统计入内。另，为求制图简便计，不再一一加注书名号，全书循此例。